

T 5424/3221

18

致

孟雲浦教言致

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之聞庶幾復見二在之

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餘而先生之教之學于

疑一班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

欣然有當於心也夫何梓人用代香疏之用

與同志者共焉

劉直五敬會

今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之間庶幾復覩二程之
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條而先生之教之學可
窺一斑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
欣然有當於心也爰付梓人用代希弦之佩併
與同志者共焉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為諸君子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後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
 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于今
 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為
 跋其後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
 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
 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于鹿洞聞
 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
 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古
 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

理學詩選跋

馮從吾曰選理學詩與選唐人詩異選唐人詩
 論詩不論人所謂人以詩重也選理學詩論人
 方論詩所謂詩以人重也嗚呼學者將人以詩
 重乎抑將詩以人重乎讀是編可以自悟矣輯
 成復書此以誌同志

辨學錄跋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

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

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况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古文輯選跋

余既輯古文成，或曰：李斯上秦王書，古矣。胡刪之，曰：焚書坑儒，其人非也。或又曰：既刪之，而目錄中猶存其名，何也。曰：存之，以為世戒也。見做

人一差即文如李斯亦不足傳也。或又曰韓退
之人則美矣。諍臣論不選何也。曰退之果與亢
宗厚善。忠告善道。密規之可也。如規之而不聽。善
則歸友。不自以為功可也。如規之而不聽。不可
則止。不成人之過可也。如不厚善。則言與不言
置之不談可也。乃見不出此。而著為論。以翹人
過文。雖工。其如失朋友之道何。厥後永叔上范
司諫書。上書極是。而中亦引退之。此論可見不
惟退之不自知其非。即永叔亦不知退之之非
矣。在退之。不過智者千慮之一失。原不足為病
第懼後之人借著作以洩私忿者。以此為口實
也。故不得不辨。或又曰。孟子不嘗言蚺鼉乎。曰
不然。孟子著書于既諫之後。退之著書于未諫
之前。所以不同耳。或又曰。是則然矣。古人名世
者甚多。此得無有掛漏乎。曰。古人名世者誠多。
余止據一時所見錄之耳。非遂以此為盡。古人
之長也。掛漏之說。敬聞命矣。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配
贈宜人陸氏合葬墓表

明興大江以北彬彬多理學之儒先是泰州有
王心齋布衣近時廬陽有蔡肖謙符卿乃今懷
遠又有楊原忠郡伯云余于原忠叨一日之雅
頃千里函幣求余表兩尊人墓余即不文誼曷
可辭按狀公諱濂字子靜別號東泉其先蒙城
人洪武初諱選者避亂徙懷遠占籍遂家焉選

生擥擥生朗朗生華華生環即公王父也家世業農環生三子長諱均即公父以儒術起家司訓永年改長山晉諭利津仕終岷府教授為王者師初娶御史魏公貞曾孫女生公八歲失恃王母岳鞠育之繼母徐又生二子而公居長英敏慷慨有大志踰髻鬪庭學舉子業即能解悟人以為進取有機矣時教授公尚為諸生映雪囊螢不治家人生產業家徒壁立公歎曰有子而使其父憂俯仰不克竟所志又惡在其為有子乎乃投筆改業退而沽酒當壚日夜持籌為事親計教授公家貧而好客公事之有曾子養曾皙風教授公自為諸生以及宦遊燕趙齊魯間垂三十年一切日用資斧罔不周裕皆公竭力供之甚至稱貸以娛其心志而教授公不知也異母弟妹凡五人次弟婚嫁悉公營辦及教授公之任公令諸弟侍行而已守舊廬作業不輟教授公歸行李蕭然所遺圖書及舊廬悉推讓諸弟教授公及繼母徐先後棄養其喪葬悉

遵會典及文公家禮且獨力襄事不少累諸弟人尤以為難鄉人有子獲罪于父者其父怒不解公聞而勸慰其父援古証今剴切懇到聞者莫不酸鼻而其子遂悲號自責請罪膝前卒復父子之好如初公嘗携僕之教授公任就食旅館其僕陰竊其財以去公覺而切責之且令識其主人比還令僕如數償之主人始驚訝感謝不已其天性孝友輕財重義類如此公配陸宜人為名家子生而柔嘉勤儉精女紅年二十歸公克執婦道家嘗貧不能供舅姑其旨悉脫簪珥佐之事繼姑更得驩心祖姑岳病臥久手自扶掖左右朝夕不少怠飲諸娣姒以和庭幃間絕無猜忌遇諸臧獲有息每見其子有督過者輒戒之曰彼獨非人子邪理家政井井有條與公白首相敬如賓公以孝弟重月旦評宜人內助之力居多生子四長嘉會生員蚤卒次嘉言娶徐氏次嘉行娶韓氏繼尹氏次嘉猷即原忠丙子舉人官至貴州鎮遠知府娶劉氏封宜人

孫男四尚耕生員尚古俱言出尚渾太學生猷
出尚蒙生員行出孫女六一適生員高一驥一
適生員潘士謨一適陸爾馭一適何某一適莊
某一許字何某曾孫男五培永渾出培仍耕出
培蕃古出培光蒙出曾孫女六一許字胡某一
許字梅某一許字劉其餘尚幼公生正德辛未
十月二十四日卒隆慶壬申七月二十七日享
年六十有二宜人人生正德辛未七月二十八日
卒萬歷丙子九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合葬

舊城北祖瑩公沒二十餘年為萬歷壬寅以原
忠考績贈公奉直大夫冀州知州陸贈宜人制
稱公負薛包之至性善處母子兄弟之間追陳
寔之高風獨標里黨鄉閭之譽稱宜人高堂滌
瀟佐孝子以承歡中壺佩環褰括人之市義嗚
呼公夫婦亦可以不朽矣馮從吾曰諺云芝草
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原忠文章政事
大噪一時力承正學為世真儒而不知公之隱
跡市廛躬行孝弟其發祥長而啟佑遠也余故

忘其不文撮公行事為公表諸墓道俾世之君子知原忠學問淵源蓋有所自云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亡女余妻趙孺人出也適咸寧庠生王紹經紹經先娶于秦故亡女稱王繼婦云女生而矍甚然言動不凡外舅縣尹公見而奇之是時先大夫先宜人棄養父余同伯氏居伯氏視之不異已女六七歲聞余讀書聲即願聽時或問其大義余私謂孺人曰使此女也而男無憂科第矣稍長精女紅鍼繡紵刺多所妙創家人竟日不

聞笑語聲余甚憐愛之萬歷己丑余成進士讀
中秘書女與孺人如京師壬辰余以御史請告
歸越歲癸巳女適王氏王關中鉅族自江涯公
以名御史起家而敬齋君又以長厚繩其武紹
經英年好修亦其家教然者女既適王與紹經
相對如賓相談必以道義尤惓惓孝弟二字紹
經時為余誦之乙未余補官携家京師女與紹
經從女日夜從侍紹經學此外他無所及余素
性踽涼介介於辭受取與女知余非矯也嘗曰

父平日講學正在此處自驗不然所講謂何余
自是益有所警省居亡何余奉命奪官歸家人
有私悔余多言者女則曰士君子立朝不如此
安所稱臣節女當在京邸時居恒念祖姑及舅
姑不置比抵家事之禮彌篤祖姑李以十九守
節今踰七望八老矣而精神尚健內務無鉅細
無不殫力家人尠能當意女獨能得厥驩其舅
即所稱敬齋君素以孝聞知女能得李驩也愈
益喜敬齋君有子六而紹經為長女嘗為余言

曰每見世俗家多以兄弟妯娌生嫌疑病根皆起於豕婦任事者徑情避事者推諉諸姊何則爲是益重舅姑憂耳余頷之而女能以其言試諸踐履舉凡內務念祖姑老姑薛病欲代夫生母顧庶母何勞也亦無鉅細無不殫力故聞以內諸靡不辨其紹經性素儉約女以淡泊相之服飾器用多秦故物女怡然無少嫌歲節必縣秦遺像祀之紹經業舉子業女諄諄以做人相勸勉紹經以行誼稱庠校間女內助之力居多

女素無病丁酉三月十六日產一女產後十三日而病至次月初五竟不救死距生丙子正月初五日生才二十有二年耳嗚呼痛尚忍言哉憶昔余被逐宿固節燈下與紹經裊女與兩兒坐談余向紹經曰從此歸山惟有着實講學以共肩斯道女從旁應曰父平日不曾虛講如何如今才去着實余聞之慄然今言猶在耳負愧良多嗚呼痛尚忍言哉紹經卜以歿之明年九月二日遷秦氏櫬併葬曲江祖塋之次而乞余

為女銘於是揮淚為之銘曰嗚呼豐於而德畜於而年吾銘而墓用志而賢而年雖畜而德則傳疇云天道有然不然嗚呼而亦足以瞑目於幽元

馮恭定全集書卷十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余外王父一軒劉公諱璽字廷節一軒其別號也先世宜川人始祖諱孝先國初從戎隸西安前衛因家焉父諱俊以季子琛貴贈兵部主事舉子五先生為中子伯兄琰以成化丁酉舉人知河南新鄉縣季弟琛以宏治壬戌進士歷山



西魚憲有司各豎棹楔千門關中稱為三牌樓
劉家云公幼穎敏絕人讀書即知大義稍長與
魚憲公同遊膠庠每試兄弟迭為諸生首督學
邃菴楊公深器重之宏治乙卯同舉于鄉是時
縣尹公已謝政兄弟三人衣冠濟濟時人榮之
公遂遂不自多明年下第歸閉門授徒益修舊
業魚憲公北面從受學出其門者如公之甥王
太府諤王魚憲謳內弟張憲副環及魚憲公先
後俱成進士公屢上春官竟不利謁選河南衛

輝府通判居數月喟然嘆曰某曩所為下帷攻
苦為二尊人耳今一尊人以吾弟貴吾志遂矣
吾老矣又安得以五斗苦七尺哉且公宦情素
淡不能隨上官俛仰會有言者即浩然歸歸而
買田城西南構別墅數椽僅蔽風雨躬耕以老
終歲足不履城市日寇至索無所有止劫一
羊裘去已而笑曰不意劉官人貧至此復還之
每農暇即取四書大全朱子綱目讀之或誚其
迂以為公復應舉子試耶公曰吾平日所樂在

此舍此無所事事六年七十九卒公初娶于吳
繼張再繼邢先宜人張媪出其子孫繁衍不具
述馮從吾曰余幼時每侍先大夫輒稱引公以
訓從吾兄弟公為人真率質慤絕無世俗脂韋
態即或有矯枉過直處要不失君子先進之風
也乃今則時尚靡而人趨競矣搯腕狂瀾安得
如公者起而障之哉論者謂 國朝人物惟宏
正間為最盛嗚呼觀公可知也

西郭先生傳

先生姓姚氏諱顯字微之咸陽人正統九年鄉
舉在太學三上封事皆闕異端崇正道安社稷
之謀景泰五年四月上疏言王振修大興隆寺
車駕不時臨幸佛本夷狄信佛得禍若梁武帝
足鑒時 上款幸陰福寺太學生濟寧楊浩與
先生相繼言 上以巡罷行名震天下後寓居長
安西郭藩臬諸公以逆之食以蔬糲無弗飽者令
齊東武城二縣祀名宦循政詳山東通志中當
時民歌之曰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學道愛人同

一古風而先生自讚其像曰六尺長軀尺五長
鬚學古入官讀孔孟書軀兮鬚兮五十三而
知五十二年之非軀兮鬚兮碌碌庸庸不能作
邦家之基官至太僕寺丞馮從吾曰師友之益
大矣先生之寓居長安也以與李介菴先生講
學故介菴以理學鳴關中而先生與之為友交
砥互礪俱成名儒是先生之氣節蓋從學問涵
養中來也彼虛憍恃氣者視先生當赧然愧矣

朱貧士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
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
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
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
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
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
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
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
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

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
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
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
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
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
失此二網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
其人感其欲分其一為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
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
用青烏之說當於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

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而見之者
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
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
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
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
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已酉八月十八日也
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
無以為歛葬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
有子五人貧幾不能聊生長安令脩齡楊公為

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監田令思軒
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庶憲祥字李公
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
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為為善之報而
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
小云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
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
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謂之以為貧至
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

當鮮衣華服以飾觀美矣謂者語塞嗚呼死生
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
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
之矣

貢士樊公傳

關中有篤行君子曰樊公諱天叙字敦夫號看
山後更號與楓世為一西安右護衛人家世武弁
公少有遠志父戶侯公歿公以嫡長當承廕乃
謝去折節學舉子業藉西安郡諸生每試褻然

前列尤以德行屢為督學使者所獎顧數奇不
售于棘闈萬曆戊寅以積廩充貢如京師時年
已六旬矣將廷試偶疾作輒謁歸隱居不仕
就城北故廬畊讀自老號曰與楓蓋自况云公
天性孝義母病篤忽思爐餅苦厨無具者求諸
里舍及歸母逝矣遂悲悼終身不食爐餅廬墓
數載人多不及知年方強仕內子相背故有一
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懇勸再娶公峻
拒之徐而曰予德非閔曾恐貽家累爾由是終

身不再娶嘗苦家居不得壹志于學偕二三友
人讀書蕭寺昕夕必整衣冠相揖或朝其迂曰
不可以燕居廢禮也同儕雖雅相厚善亦不戲
譚曰善戲譚方不為譚方非武公不能也其他
一言一動無不斤斤繩尺自少至老無少踰越
故至今里中月旦皆曰樊道學樊道學云萬曆
乙酉按臺貞復董公以孝行扁其門仍給粟帛
以風頽俗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延公臬
監田王秦關先生講學正學書院亡何公以疾

卒許先生為七言律吊之曰丈人高行冠鄉閭
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
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
爾少微星殞沒令人灑淚滿襟裾而一時士大
夫傳誦其詩咸歎歎息以為實錄云公生平
不好博奕不親聲妓不言人過失杜門終日惟
知讀書故于書無所不闕第不輕于著述興到
或構詩歌自詠間吮毫作水墨生小畫殊有解衣
盤礴之意惟是素寡交遊故訶畫傳者甚少生

于正德己卯正月初一日卒於萬歷丙戌八月
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圃圉相繼襲祖職
馮從吾曰自世之降也士以放縱為真以敬謹
為偽以稱惡為直以揚善為黨士風决裂莫可
底止如公卓然自立之死不貳者幾人哉公于
余為前輩而樂與余為忘年友余知公最深獨
愧貌公不盡雖然世豈乏執鞭頭馬者士風其
庶幾有瘳乎

楊繼母傳

揚繼母姓龐氏吾會友楊孝廉重熙之繼母也
重熙生七歲而失其母蕭九歲而失其父縣尹
公翀然重熙得至有今日者龐氏以也故重熙
每為余言及繼母龐氏事輒潸然泣肩交頤云
龐氏適縣尹公僅僅浹歲以故子女無所出當
縣尹公捐舍時龐氏撫棺且泣且誓曰傷哉天
乎未亡人不難從夫于地下第有此孤在耳所
不撫摩此孤而有異志者有如此棺于是茹荼
孤闈幾三十年而以壽終終之後七年為萬曆

甲午重熙舉于鄉以孝廉聞嗚呼龐氏亦可以
瞑目矣重熙之言曰熙不肖生而懼甚母保護
之眡死重光有加焉不肖年已壯不自知其非
龐母出蓋龐母素未嘗以前子子不肖不肖又
安所知以繼母母龐母也故至今鄉黨宗族稱
慈繼母者必于龐母首僂指焉言已淚下不能
已余聞之為之歔歔太息者累日重于人心世
道有感云夫人性皆善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能
彼世所稱繼母者豈盡皆蘆花輩哉柰世之人

但見一繼母不問賢不賢即曰其繼母其繼母云于是為繼母者苟非卓然特然亦未有不因人言而不以繼母兩字自橫于中者以此兩字橫于中則方寸有物所在成隙雖有生來愛子之真心久之浸假而化漸滅而歸于無有矣由是以觀世所稱繼母之不慈也豈盡天性然哉亦習俗之移之耳而其間卓然特然者豈遂乏人士君子闇于大較因壹懲羨槩謂天下無慈繼母吁亦寬矣余觀龐氏事竊恠世之繼母移于習俗者固多而又恠士石子槩以世之繼母為移于習俗也至使賢者無以自白不賢者遂得而甘心也其為人心世道關係不小于是作揚繼母傳以風之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公名泰字世隆別號誼菴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隄民受其利稱雍公隄吳氏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

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
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
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
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殺他
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甲辰詔擢為御史吳
俗令行皆饋樓船公獨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
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反舟
既守御史彈射不避權貴褒揚不滲卑遠時威
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

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崩
首他官不辨也公為折之于是豪右斂跡聲震
京師巡居庸紫荆兩關軍民罷服嘗答梨盜後
有首得遺驢者訊之乃前盜官梨者也巡鹽兩
淮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遏權要商民咸悅
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
人比及二年俱要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邊
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
兒女顏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已亥陞鳳陽知府

未任丁外艱服闋改南陽唐王奏取民田千頃
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王誰與
守甲辰陞山西大同兵備副使公至鎮汰侵漁
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
襲邊千戶韋英誣民百人謀逆巡撫將坐實以
聞公不可後百人竟得釋陞山西按察使晉獄
無冤綱紀振肅有父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
喻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
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

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
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尋與太原知
府尹珎以事相揭奏逮公錦衣獄無證佐遷湖
廣叅政湖民被誣為強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
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
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
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艱然曰泰敢黨
達以負國邪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
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

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屠僕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大助耶既而丁內艱未闋吏部辟為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已未詔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復以與完娶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叅奏李跪堂下乞受責以圖自新公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

股慄已乃譖公于時相時相于李有戚黨言官遂劾公擅打將官罷歸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或問公此出以何為先公曰請先誅劉瑾耳聞者咋舌時瑾正用事卿左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勒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潘鐸諸言官及靈寶許公進鈞陽馬公文升華容劉公大夏十數

人皆以薦公獲罪而許公進嘗語人曰吾遙望
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
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雷鳴訃聞

上賜祭葬先是禮部奏稱雍某才明剛斷操行
清介至老不渝當時以為確論公善事二親比
歿哀悼浮禮同學李介庵先生錦博學履道名
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
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李君歎
服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初第時

歸省鄰人遺以束薪固辭或詰之公曰昔伊
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如何方入仕籍
先貪也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
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
豈可因此而怠進賢之道王公退語藩臬諸大
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
致仕後居韋曲別墅日焚香危坐間出與田翁
野叟談稼穡及鬼神事經年不入城市當道諸
公求一見不可得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

曰某非幸無為某故屈法所著有司徒奏議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公無子故遺書多散逸不傳高陵呂涇野先生柙銘其墓鄭端簡公吾學編有傳馮從吾曰孔子于剛者歎其難見蓋歎真剛之難也公與介菴講明理學剛大之氣益從直養無害中得者彼剛復自用而自命曰剛是曩者夫子所謂棖也慾焉得剛者也視公霄壤矣

大叅李公

公名崙字世瞻別號靜菴臨潼人聞咸寧李介菴先生講理學遂師事之因僑居咸寧其作止語默壹稟於介菴成化己丑進士授山西屯留知縣時大饑公請賑後民鑿河渠民多所全活陞戶部主事歷郎中陞直隸廬州知府清慎自持鋤強抑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饑遍歷所屬加意安輯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倉廩賑濟全活者衆存留所屬起解馬疋令輪流解馬七戶資之民困始蘇戶口鹽鈔存

留稅糧令解價三之二給一單一充府庫軍民兩
便巢縣大河水急人每溺外創立浮橋以便往
來自用淡薄一書案衣八年始易陞河南左叅
政未幾丁外艱復補山東叅政又以內艱歸服
闋貧不能治裝遂不出比卒幾無以為殮西安
郡守馬公炳然捐俸命官營塋事夫人郝氏不
能遣日撫按兩臺奏聞命所司月給米養終
其身亦殊典云屯留名宦志稱公好學甘貧不
事華飾賑蘇殍餓開鑿河渠民賴安養而廬陽

志稱公為人值密方正廉靜寡欲有古君子風
祀廬州名宦何大復撰雍大紀馬谿田纂陝西
通志載公行履尤詳今祀臨潼鄉賢祠論曰世
之降也士通苞苴克囊橐自為得計即有清修
之士或不茫其妻怒人且以迂腐誚之矣曰廉
吏安可為也世道至此可勝浩歎如公一介不
苟清節凜然當此狂瀾真稱砥柱嗚呼以風矣

給諫張公

公名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王康僖

公講理學與馬谿田為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
 乙卯舉於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遇事敢言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
 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歛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
 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
 新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公名莫不裹糧負
 笈而從經所指授輒克然有得居夷八年困心
 衡慮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士風為之
 一變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公感知遇益

以諫諍為已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
 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上亦多嘉納
 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死闕下先是
 公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中貴人銜之所以廷
 杖獨重竟至不起年僅五十一耳時禁方嚴吊
 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公同杖幸不死
 而為之經紀其後事因哭之以詩曰七載夷方
 謫三年諫議班家嚴續臺史封事動天顏吊客
 何人至秦川有襯還不才同逐放後歿淚潺湲

康僖公贊其像曰穎敏絕俗名高登第剴切過人職居要地不以一時之失竄炎荒而動心不以一時之得復青瑣而樂意利害滿前何敢趨避諫諍報上惟知奮勵其身雖死其烈則著百世之下必有指其事而歎之曰斯人也誠哉乎忠義之士

穆廟初奉

世宗遺詔贈公官錄其後替白孔子有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八年處田人易動心一旦賜環竟以諫歿所稱求仁得仁者非邪憂國如家視歿若飴龍逢氏之儔歟比干氏之儔歟

尚書劉公

公名儲秀字士奇別號西陂咸寧人舉宏治甲子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武廟未闢官用事大獄屢起公不避權幸多所平反錄囚蜀中全活尤衆嘉靖癸未以文望分校禮闈所取多名士時同舍郎薛蕙張治道輩與公俱以詩名當時有西翰林之稱甲申出守

鎮江郡中大治戊子擢山西提學副使崇雅黜
浮士風丕變庚寅陞河南左叅政尋以前提學
時文移之誤罷歸丙申薦起湖廣叅政未幾遷
江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轉湖廣左庚子晉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鎮屢經變
邊事大壞公力為振刷辛丑西錦義東
開原公督率將士戮力破斬獲數多二次
奏捷

上降璽書褒嘉仍有白金文綺之賜特召入為

戶部右侍郎以公有破功且久諳邊事改兵
部丙午復改吏部丁未擢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督理西苑農事時陶仲文方幸

上至以三孤兼禮書蓋一時有八尚書而公于
仲文獨不為禮且題莖符于倉場門有六部七
尚書獨愧鵠班之列之句仲文過而銜之尋改
公兵部尚書二品例應疏辭疏中語及復套事
時嚴嵩方借復套謀陷夏言因與仲文交構
上前遂奉

旨為民角巾野服優游田里者十有一載卒年七十六公立朝居鄉毫無訾議止以見忤分宜無故削籍生前未得復冠帶而沒後又因無子不能請卹典卒使一代名臣齎志泉下豈不悲哉公所著有西陂集若干卷少師徐文貞公階為之序

蕭沈二先生傳

蕭先生余啓蒙師沈先生余受經師也蕭先生諱九卿字良輔別號後山長安人少為邑諸生

累試秋闈不售後棄去設科為童子師余九歲從先生學先生為人嚴整不輕言笑篤於倫理事父曲盡孝養尤善事兄長其兄貨殖建康夏月中暑歿于舟中先生號泣躬迎扶櫬西歸貨資封識死然悉歸嫂侄涉獵羣經尤長於易至綱目性理爛熟胸中至老猶手不釋卷生於元治己未三月十六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十一日享壽七十有四孫景德景才俱有守沈先生諱豸字司直西安前衛人讀書灃邑之濱學者

稱灃源先生自幼端方正直為郡庠生鍵戶誦
讀不妄交游席遇妓輒避之工舉子業每試冠
儕輩尤以德行屢見褒於學臺門下執經者甚
衆余年十四從先生受毛詩見先生座右大書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二語心竊識之知此可以知先生為人矣坐數
竒竟困於棘闈齎志而沒是在萬歷己卯十二
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乙酉正月十六日壽僅
五十有五先生有子士奎為長安邑諸生甘貧
苦節有父風馮從吾曰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
多誠哉是言也今世衰教微師道廢而不講久
矣世安得多善人哉二先生生平俱以敬謹自
持以嚴毅教人即以余之不肖而不至大有暴
棄皆二先生力也撫今思昔可勝感慨因為傳
次以識泰山梁木之痛云

漁父集
卷之七
傳
十一





